

胆小鬼

作品
饶雪漫

Sharon
Works

你只需要看我一眼，
我就有足够的勇气去做任何事，包括爱你



胆

小



作品
饶雪漫

Sharon
Works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胆小鬼 / 饶雪漫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447-6037-9

I. ①胆… II. ①饶…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07398号

书 名 胆小鬼
作 者 饶雪漫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段年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00×128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037-9
定 价 29.80元

胆

小

鬼

作
品
漫
雪
飄

Sharon
Works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胆小鬼 / 饶雪漫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447-6037-9

I. ①胆… II. ①饶…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7398号

书 名 胆小鬼
作 者 饶雪漫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段年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00×128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037-9
定 价 2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上

COWARD 集

在丢失你之前，

我早就抢先一步丢失了我自己。

01

我叫龙四。

一个姑娘家家叫这种黑社会兮兮的名字，实在是，不堪。

所以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我能够彻彻底底地摆脱它，迎来新的人生。

十七岁那天，当我第N次跟妈妈提出要改名字的要求时，她正在研究一双从床底拿出来的蒙尘的高跟鞋。那是一双非常老式的鞋，松糕跟，红色，不晓得几百年前流行的款，她却一点不以为意，穿着它在屋子里“噔噔噔”来回好几趟，忽然转身问我：“龙四，现在女生最流行穿什么？”

我想了一下，说：“连体裤吧。”

“呀，那不是上厕所很不方便？”

我说：“我要改名字。”

“龙四。”妈妈坐到我身边，踢掉她的高跟鞋，长叹一声说，

“怎么又有这念头了？”

“一直都有！”

“你长大了，妈妈把这鞋送你吧。”她又狡猾地转移话题了，我才不要那样怪异的鞋，穿上去我就是马戏团的一分子。一年到头，我都只穿帆布鞋，夏天也穿，每天洗，晾晒干净，是我的爱好和兴趣。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叫龙四，又为什么不可以改名字。

如果这是我妈妈的秘密，我就原谅她。

02

因为，我也有秘密。

我的秘密，和一个跟我同病相怜的人有关。

比起我来，他的名字更上不了台面，他叫张光定。

也许是为了自嘲，他干脆把自己QQ上的名字叫做：光屁股。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QQ上好友甚少。

唯有我，是铁粉之一。

我为此偷偷地得意了好久。好像我找到一个绝世珍品，独一无二的。

我不知道如果我妈看到我常常和一个叫“光屁股”的人聊天，会不会把我打得半身不遂。反正对于见网友这件事，她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但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见张光定，我们在网上认识已一年有余，彼此间不敢说知根知底，但要我一分钟内说出他的生日星座城市工作

最爱颜色最爱歌星最爱电影还是没有问题的。

“你真是一头莫名其妙的猪！”

我偶尔神经短路，会大骂他。

“如果是猪八戒这种猪，说不定很幸福。”

他总是用绕指柔，化了我从现实生活中无论如何都跑不出来的戾气。

我是如此喜欢和他聊天。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多心，每一次和他聊天，我都觉得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温暖升起。

“送你一朵花。”他总在聊天结尾，我们互骂结束道完晚安之后，再加上这么一句。

而我总是要到再次上线时，才看到他灰灰的头像冒出的这句话。

我们谈不上暧昧的暧昧，多多少少温暖了我不堪重负的脆弱神经。

真庆幸。

我想他应该是一个相当有勇气的人，从他那个霸气的网名就能看出。

而我是一个懦弱的人，一棵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需要很多很多的阳光才能维持呼吸。

所以，我喜欢和有勇气的人做朋友。

03

这次张光定来北京的时间只有一天，可以见我的时间，只有一个
小时。我们约在一个我常去逛的玩具店，因为他早就答应我，要送我
一个机器猫。

张光定工作了，他比我有钱。而且他送我机器猫，我请他喝果缤
纷，我也不算占他太多的便宜。

为了确保自己不被夹击在下班高峰人潮中，我甚至不惜装病从最
后一堂自习课上早退。

顾不上换下校服，我就挤进了地铁，紧赶慢赶总算在约定的时间
之前到了我们约好的路口。

其实在我心中，也曾偷偷揣摩过他的样子。是高是矮，粗线条还
是书生气，双眼皮还是眯眯眼，是型男是正太。

但见到张光定的时候我还是吓了一大跳，他居然是个如假包换的
帅哥！

这个认知让我的心剧烈地加速震动起来，像卡壳坏掉的跳跳青蛙，搞得我满脑子类似心跳的“哒哒哒”的马蹄声，说不清是因为激动还是紧张。

他从出租车上跳下来，眼神晃了晃，定在我身上。然后直直地朝我走了过来。

我傻呆呆地看着他越发清晰的脸。他怎么可以长得这么好看，真是过分。

虽然有一个见不得人的名字，却换来了这样一张俊俏的脸，也不是太坏。

不像我，名字和脸蛋都让人很崩溃！

想到这个，我忽然有想要逃走的冲动。所以我没敢和他的目光对接，而是直接看向地上一块脏兮兮的纸巾，表现出全神贯注到忽略他走近我并意图与我打招呼的样子。

“龙四！”他有点犹豫地叫我。

我的眼光从脏纸巾上抬起来，却跳过他一直一直慢慢抬到天上去，然后，我就这样满脸通红地顺着晚霞逐渐变深的方向，一直走到了大街上，最后差点用跑的。我几秒钟之内就飞快拦住他刚下来的那辆出租车，上了车，头也不敢回地逃走了。

我早就知道，我没有足够的勇气。

我，是一个天上绝种，人间罕见的胆小鬼。

只是没想到我居然用如此蹩脚而狼狈的方式从他面前逃开。

那天晚上我没有吃晚饭，一个人躲在我黑得像块磁铁似的房间里。窗帘应我的要求装上了一面银白一面黢黑的遮光布，像面围墙堵住了我和外面的世界交融的全部缝隙。

我想象得出窗户外面整个城市的灯火那样明亮，可是那么明亮有什么用？我的角落还不是黑得像海底的烂泥。想到这里，我甚至有些洋洋自得。我想，如果可以再靠近一点伸手触摸，那些灯光一定都是冰冷的。

它们只是看起来很美罢了。

还不如我的暗黑世界来得安全而可爱。

究竟到哪里才能找到耀眼而真诚的光明，让我能坚持追寻的方向呢？鬼知道。

也许张光定就是一束明光，但我没勇气将它紧握在手心。

我把手机埋在书包的最底部，没敢开机，恨不得连电池也抠出来丢进厕所里冲掉。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张光定的责备和失望。是的，他肯定是失望的吧，千里迢迢，却被人面对面放鸽子。

又或许，他已经气愤地删掉我的QQ，觉得这么不靠谱的土妞真是懒得理。

但如果他知道我其实比他更难过，会不会觉得好一点？

04

周一的时候在学校收到快递，好大的一个盒子。

我捧着大盒子在全班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快速地走回到自己的座位。这种齐刷刷的目光我简直不用看就能体会到。我从讲台上领到我衰败的历史考试试卷的时候，做完讲台上的数学题握紧剩下的半根粉笔冲回座位的时候，他们都用这种怪模怪样的眼神凝视我的后背。

看什么看，没看我都懒得看你们吗？

我将纸盒拆开来，竟是一个大大的机器猫。我愣了一下，后排女生已经发出了轻轻的惊叹声。

机器猫的肚子上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胆小鬼，我真的不是坏人。下次见面，起码说声“Hello”好不好？

我飞快地将小纸条盖住，又偷偷塞进了我的书包。

机器猫太大了，桌肚放不下，桌子底下也塞不下，我只能把那个大盒子放在教室的最后面，每五分钟转过头去看一眼。看哆啦A梦那

一脸没心没肺的笑容，看那曾经贴过一张小小纸条的可爱的大肚皮，反复回想起那个黄昏里的笑容和被我偷藏在笔记本里的小纸条上面刚劲有力的字迹。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些很无聊的男生故意伸头挡住我的视线，我往左他们往左，我往右，他们往右，我对他们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同桌丹丹问我：“龙四，你恋爱了吗？”

我摇摇头。再摇摇头。再用力地摇摇头。

丹丹是个美好的姑娘，有胖乎乎的小手。她捏了捏我的脸颊，用她一直都很温和的眼神看着我说：“龙四你不要撒谎了，你看看你的眼睛，写满了爱情的味道哦。”

在丹丹伸过来的小镜子里，我看到干巴巴的自己。

无可救药的单眼皮，干燥的脸颊，扁扁的嘴唇。

唯有一双清亮的眼睛，正忐忑地想着某一位帅哥。

我把丹丹的小镜子抢过来，倒扣在桌子上，转过头去，不理丹丹。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是在掩饰我的尴尬，但这绝不是表示她说的是真相。

亲爱的哆啦A梦，请你作证，我其实是不喜欢谈恋爱的。

对胆小鬼来说，恋爱是个危险的玩意儿。

我还不想魂飞魄散，所以我不想碰。

——如果我真的喜欢张光定，那就单纯地喜欢好了。

05

我抱着硕大的哆啦A梦走在放学的路上。

它远比我耀眼生辉。

夕阳照红了天边的云，拉长了我们粘在一起臃肿的身影。

从学校到家里，坐公车需要七分钟，走路需要半小时。

我喜欢走路。

隐藏在快速移动的人群里，在很安全的人行道，贴在最里面走。

虽然有时候我会幻想，会不会有车子突然冲上来，把我压成一张扁扁的纸。然后我就能轻飘飘地飞到天上，从上往下看看这个疯狂的城市。

或者干脆不晓得从哪里飘来一个铁桶，“咣”的一下将我打晕，等我醒来，却是一个只有猫的世界。所有的猫都打着哈欠，自顾自地梳毛，走路，自我欣赏，谁都懒得看我一眼。

医生说，我有灾难幻想症。

我真想扇那个医生。

谁会喜欢幻想遭遇灾难。

和这个世界到处都存在的敌意比起来，一只铁桶飞来的灾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如果没有准备好，灾难来临时你根本来不及享受。也来不及生还。

如果你没遇到，只能说明你好运。但谁能保证这种好运持续一生一世？

不过今天，当我抱着这个属于我的哆啦A梦走在温暖的夕阳的光里，我忽然想到如果能遇到张光定这样的人，就算灾难来了其实也算不上什么。

他陪我聊天，两小时不累。他叫我胆小鬼，充满责备却也饱含爱意。他送我哆啦A梦，那是人生十七年，我收到的最华贵的礼物。

最贴心的是，他送我N套QQ秀服装，每一套都风格各异，加起来大概有几百Q币那么多。他为我大出血，找的理由却是：

“我在猜你到底是哪种风格的女生，为了满足我的想象力，可以请你换上你平时最喜欢的STYLE？”

他连送我礼物都送得这么含蓄，体贴。可是我却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条纹T恤，以及灰色运动长裤的装扮。

他一定想不到我平凡成这样吧？

从他那里曾得到的温暖，就已经足够将我颤颤巍巍地托起来，一